

前清遺老

于式枚 (1915年卒)

于晦若侍郎式枚本蜀人。侍封翁宦粵西，僑居平樂。少時卓犖有大志，性敏慧，刻苦力學，文學隆起。惟客籍不得與郡縣試，封翁謀於紳耆，有阨之者，或索鉅金始允著籍。晦若曰：兒年尚稚，可緩議之。且讀書亦非專爲科名計。而小試尤無關輕重，勿徒耗資爲也。封翁壯其言，欲罷議。其同學友某生素重晦若，力勸就試。晦若曰：吾將入金馬玉堂，特假道於斯耳，豈要此一領青衿作酸秀才老耶？諸紳恐吾佔學宮一席，何所見狹隘如是。如果不見容，吾自還蜀，或納監就北闕試，不與童子軍逐鹿也。某生曰成敗不可期，徒自苦耳。晦若曰：學術果成立，其功用自有遠者大者在，吾非兢兢於名場之得失也。特

紳耆以童試居爲奇貨，欲以相阬，故一發狂言以洩憤耳。某生出，晦若戲謂曰：憑君傳語，吾去恐貴郡無翰林也。旋悔失言，乃自訟曰：少年言行儇薄，非大器也。况侮慢鄉黨父老，頗類無賴，即令弱冠擬巍科，亦當視爲身外物，而吾生平之志事，更有大於此者。由是檢束身心，制行恭謹。嗣著平樂館，選後與粵西京僚聯鄉誼，過從甚驩。時李文忠督直久，瀧陽唐春卿尙書景崇暨其兄景崧中丞皆嘗佐蓮幕，而晦若亦以學術淵深識力堅定爲文忠所器賞，延致幕府。文忠卒，晦若提學粵東，復內調洊擢卿貳，旋奉命考查德國憲政，居柏林年餘。於其立國之本原，民政之純駁，政令習俗之沿革，討論甚詳。因德之憲法淵源，於是歸國後編德國憲政史，於宣統庚戌刊之，隨摺呈覽，授吏部右侍郎。戊申夏，主張立議院者頗衆，當軸恐遭謗訕，依違其間，晦若獨抗疏諫阻。樞府某公因戊戌政變之嫌，頗自危，又慮慈禧皇太后春秋高，而立憲國以法律爲治，雖君主不能以命令擅罪大臣，故主持立憲甚力。晦若疏既上，吏部尙書陸文

端謂之曰：政府有陰議議院者，與公亦有舊誼，得毋忤其意乎？晦若曰：吾不能顧私誼也。變法而求治太急，時機未熟，欲速而反不達；今徒驚其名，而貿然爲之，他日將益滋紛擾，吾欲樞府緩辦，靜俟時會耳。文端曰：公持論甚善，然有詆公爲頑固者。未幾果有伏闕上書請以阻撓新政罪之，文端之言駭矣。晦若憤欲辭職，醇王方值軍機處，慰之曰：上書者已被嚴譴，公復乞罷，是負氣也。晦若乃止。宣統庚戌，朝議立憲期以九年分期籌備，而先設責任內閣總其事，各部尙書改稱大臣，增設海軍部軍諮府兩署，共十一部。及朝命下，慶王授內閣總理大臣，漢人任大臣者惟唐春卿侍講學部，沈家本仍領法部，京謠所謂閒曹也。協辦大學士李殿林兼錄吏部尙書事，則是時方議罷錄曹不設。而其餘八部大臣，則皆王公貝勒暨旗籍也。拜命之旦，學部大臣唐春卿方在吏部左侍郎任，晦若侍郎與李尙書起而致賀。春卿曰：改君主專制爲立憲，其效茫若捕景，而貴族專制之禍已萌矣，兩公尙致賀乎？晦若笑曰：春老公亦貴族也。

，曷爲出此言耶？幸尙書拊掌曰：然哉然哉，公非台灣伯里璽天德之胞弟乎？是亦貴族也。蓋春卿兄景崧官台灣巡撫，乙未拒日獨立，台人曾舉之爲大總統也。春卿忍俊不禁，相與粲然，左右皆迴顧匿笑。此雖一時諠語，清室立憲之假面具，及其重滿輕漢之謬舉，具揭於私。夫天下至大也，而欲憑一家一族之權力箝制之，宜其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，卒瓦解以亡，惟當時之親貴則不悟也。春卿尙書本清流黨翹楚，當光緒初葉，都中名流，羣以敦品力學相尙，故砥礪名節，主持清議，世目爲清流黨。張文襄潘文勤爲之魁，豐潤張佩綸學士，侍御黃湫蘭太史陳弢並開學與春卿尙書皆黨中厠友。而晦若侍郎與春卿尙書爲同鄉，雖通籍稍後，而博學砥行，爲時推重。尙書著唐書補注二百卷，徵引甚富。嘗與晦若商榷，其交極篤。迨春卿領學部，本由資望歷敘而進，而世頗有以比周親貴疑尙書者，晦若常爲之剖白焉。一日宴集賦詩鐘爲樂，屬尙書命題，爲角黍魚燈分詠格，晦若首唱云：「頻將綵縷乞常命，一出清流便熱中。」衆

皆辭節，尙書亦贊其工而色頗不懌。晦若旋悟其對句觸尙書之忌，然非有意諷刺；退謂友人曰：春卿負清望數十年，循資而躋臚仕，猶時畏物議之不見原，甚矣盛名之足自累也如是夫！自是晦若出言愈慎。尙書察其誠，而事過亦輒忘。蓋自信素行無疵也。辛亥冬，清隆裕皇后頒詔遜位，晦若出都，僑居青島，閉戶讀書，謝絕人事。惟與恭王過從甚密，泫然相向，時或詠歌摠厥幽憂而已。壬子以還，海濱寓公，聯翩入洛，晦若深耻之，乃賦不薙髮詩以明志。頃城總統官直督時，曾辟晦若掌書記，至是復以幣聘晦若。覆書略謂：贖金四百護拜受，入都之約已致書芸臺公子，必能轉達聰聽云。其覆書之跋而稱大總統，內函則稱四兄大人云云。故書中又曰：『封而是官樣文章，不敢獨異。內函係私人交誼，不敢忘十餘年布衣昆季之雅。其措辭婉而直，抗節不撓，卒不赴召。』說者謂晦若與秘書某不相能故却聘，實則此言近於造謠，或蒲輪北上者藉以解嘲耳。當宣統己酉某方綜覈郵傳事，爲當道倚重，芳華藉甚。晦若時官吏部右

侍郎，是年秋致祭關岳廟，朝命恭親王溥偉恭代行禮，故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，均遴員陪祀，由吏部長官糾舉其失儀及後期者。致祭之辰，晦若與協揆李殿林尙書偕至，坐行帳中。（行帳制如軍中戎幕，各部院皆備置，可容十餘人，相傳先朝木蘭秋獵時部臣扈蹕者皆置行帳，遇祭祀典禮陪祭官亦用之。）命部郎常清等檢陪祭官之小簡而稽之，用備覆奏。（舊制各署陪祀者，須親遞銜名小籤，其誤期或遺人呈遞者，由所司揭參。）迨祭畢還署，常清等覓集小簡具疏草呈候審諸。李尙書曰：陪祭官皆到耶？曰然。晦若正色曰：是何言也！某即未到，爾等司糾察，曷爲面諱，將以長官爲木偶乎？復語尙書曰：吾非欲與某爲難也，司糾察者一以法爲權衡，不枉法以徇情，不假公以報私，不違衆以干譽，方能盡職，他非所願也。尙書曰：部例多屬具文，糾儀之典，亦其一也。晦若曰：法不能自行，皆奉行不力者之過也。今若據實劾奏，則後此陪祭者無不敬謹將事，而法行矣，誰復視爲具文者。況科道糾察，若弼章先上

，則本部有失察之咎也。尙書曰：俟商諸都憲而後，覆奏未晚也。君意云何？
晦若曰：中堂欲之，余不固執。卒以陪祭如儀覆命：世謂晦若與某不相中或以此，然某未嘗芥蒂也。晦若於鼎革後，不欲再出，其志甚堅，亦非關與人有無嫌怨也。惟其風性嚴毅，嫻習部務，銓補額缺極平允，而少年躁進者，則以是憾之，是時部曹號稱清苦，然多尙氣節，耻奔競，偶聞運動之說，則駭然以爲怪，晦若尤惡之。吏部稽勳司司員，旗籍居十之九，又多奧援，司中額設總覈五（總覈即今科長之稱），滿員居其四。滿掌印弼某堂（印即司長，滿漢各設一缺）素慈漢人，適總覈出缺，較資應以主事何某敘補，而滿掌印具牘請簡時擬正陪共八員，獨以何某爲最。晦若怒詰之曰：汝較資敘補乎，何滿員之多也？又滿先而漢後，顯分畛畦，豈得爲公！滿掌印瞠目不能對，晦若援筆圈定何某，曰：此人資勞最深，着補斯缺，吾知之稔也。尙書李公亦從之。晦若謂尙書曰：銓政較資勞，則司員勤謹者益奮，而黷營者自息。惟漢滿畛畦，融浹匪易，先

朝樹此大梗，終非國福，徒爲佩犢帶牛者藉口耳。尙書曰：近設改革旗幟處於三所（在東華門內文華殿旁，舊爲皇子所居，宣統初，監國攝政王設辦事處於此），有名無實，恐滿漢終無銷融睦睦之日也。晦若爲之喟然。是時部中滿司員以晦若不受請託，多怨望。而晦若平日論立憲政體窮究原委，與當時侈談變制專襲他人之程衡者又迥異，故時流對之多謗議，而其持論仍堅定如初。迫覺羅既滅，新政俱舉，其效亦可觀矣。

晦若居青島，項城召之爲參政，弗就。泊青島戰雲起，項城爲之營救出險，遇之優渥，然晦若之報項城者乃至滑稽。嘗見其撰之一小詞云：「頓足椎胸哭鈍初，裝腔作樣罵施愚。（自注施愚反對特別法庭）可憐跑樓阮忠樞，包管殺人洪述祖。閉門立憲李彥駒，於今總統是區區。」一摭拾流言，以相醜詆，項城誠難乎爲難矣。己卯夏，晦若卒於青島寓廬，海內耆舊咸悼惜之。（梵天廬叢錄）

王照

王照字小航，河北寧河人，甲午年進士，光緒二十四年，以禮部主事條陳新政，請「皇上奉皇太后聖駕巡幸中外，以益光榮，而定趨向。」因見格於禮部堂官，憤爭之，光緒帝嘉其不畏強禦，超擢京卿，而盡罷禮部六堂，朝野驚動焉。政變起，破名捕，逃之日本。及西后死乃歸國。王氏首創官話字母（光緒三十年出版），爲今注音字母之權輿。又主張文字革新，提倡文言合一。故其戊戌奏稿有云：「今到處亂民滋事，無不托言殺鬼子者。」又廉孝子傳有云：「每日對父遺像，依時進盤餛飩茶飯如生時，呼曰，爸爸喫飯啊！爸爸洗臉啊！」入民國隱居都門不仕。民國二年，被任爲國語讀音統一會副會長。著有小航文存，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（註）諸書。民國二十年後，以久病喘嗽，精力漸衰，二十一年己巳年七十三歲矣。

〔註〕

方家園者，京師朝陽門內巷名，慈禧，隆裕兩后母家之所在。恭忠親王奕訢曾言，我大清宗社，乃亡於方家園，故王取之以名書，實紀晚清軼聞之作也。

朱祖謀

朱祖謀一名孝臧，字古微，又字滙尹，號彊邨，浙江歸安人。清光緒癸未進士，授編修，預修會典。甲午大考二等，遷侍講。皮子拳匪禍作，與張亨嘉等議事，慈禧太后前，力言拳匪不可恃，董福祥不可用，外衅不可開，大忤太后意，幾得禍。後帝后西狩，困危城中，與宋育仁等共賦庚子秋詞自遣。歷遷禮部侍郎，廣東學政等職。任滿乞休歸，不復出仕。宣統即位，以張之洞之薦，召令入覲，不赴。辛亥革命後，隱居滬上，以校詞作詞終其身。

朱潔身遠名，賦性耿介。所爲詞，精雅峭麗，可謂一代宗匠，詩亦極有法度。復精於校讎，先後刊印宋元人詞集多種。早年著有彊邨詞出版，晚年大加刪削，勒成定本，名曰彊邨樂府。民國十三年，更由此中精選若干首，爲彊邨語業二卷刊行。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在滬病故，享年七十有五。近人胡先謙

有評朱古微彊邨樂府一文，論述朱之行事著作甚詳，刊在學術雜誌中。

呂海寰 (1840—1927)

呂海寰字鏡宇，山東人。清季任工部尚書兼條約改訂委員，光緒二十九年秋，被派締結追加中日通商航海條約。歷任外務部尚書，督辦商務大臣，津浦鐵路督辦等要職。民國成立後，退隱天津，不問世事。民國三年五月，袁世凱任爲參政，九月辭職。六年復辟，被任爲弼德院顧問大臣。後被推爲中國紅十字會正會長，九年辭任。晚年退居天津，不問時事，有時興至，尙開宴召飲。於十六年一月七日，病歿於天津，享年八十有八，爲清室遺老中享壽之最高者。（參看新中國人物誌）

沈曾植

(1850—1922) 沈曾桐附

沈曾植字子培，號乙廬，晚號寐叟，浙江嘉興人，生於清道光三十年。十二歲時，從同里俞功懋受小戴禮，唐人詩歌。十八歲時，家貧困，以祖傳初拓靈飛經，質米於估家，才朱提三十銖耳。二十一歲，以太學生應順天鄉試，同考官羅家邵得沈卷，詫爲奇才，薦於主司，報罷，羅大惋惜。二十三歲與李逸靜女士結婚，李賢淑，質衣飾供菽水，沈益專心學問，次年領順天鄉薦，中式第二十二名。此後西北邊疆多故，乃致力西北輿地之學。三十一歲中式第二十四名貢士，殿試三甲第九十七名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朝考第二等第二十二名，欽用主事，觀政刑部，籤分貴州司行走，時光緒六年事也。

光緒十七年，遷員外郎。十八年擢江蘇司郎中。是年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京章。是時中國邊疆益多故，沈益研究四裔輿地，自西伯利亞，內外蒙古

伊犁，新疆，以迄西藏，西域，並南洋貿通沿革，世界大勢，莫不洞然於胸中。先後爲蠻書，黑韃志，元朝秘史，長春真人西遊記，蒙古源流各箋注等，及島夷志略廣證之作。光緒二十四年，湖廣總督張之洞聘沈主武昌兩湖書院史席，寓武昌紡紗官局西院，問無不答，答必詳盡，學者服之。光緒二十六年，自武昌挈眷東歸，至上海，盛宣懷延主南洋公學講席。二十八年還刑部供職，時初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，即奉奏調補外務部和會司員外郎。二十九年簡放江西廣信府知府，又改調南昌府知府。三十年署督糧道。三十二年正月署鹽法道，四月簡安徽提學使，留署江西按察使。八月，赴新任，隨赴日本，考察學務。三十三年簡署安徽布政使，三十四年護理安徽巡撫，九月回布政使任。宣統二年，乞退休歸里，時年已六十一歲矣。

宣統三年，武昌革命起，江寧亦失守，時沈方患瘧，力疾至滬，力謀所以挽救之策。辜鴻銘欲北上商援於某鉅公，沈握其手慨然曰：「一此去殆無幸理，慎自

保，來日大難，我輩當圖共死之道也。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（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得宣統遜位訊，遽北向長跪，以頭搶地，嗚咽不能自己。自是憔悴日甚，遂常僑居滬上焉。民國二年，與僑滬諸遺老立超社，以鵲詠遺日，及隆裕太后歿（二月二十二日），作輓歌四章，以誌哀悼。三年北京有史館總纂之招，辭不應。四年王國維自日本來請業，質古音韻之學。浙人聘沈主修浙江通志，遂赴杭縣。六年赴京，張勳擁宣統復辟，詔授學部尚書。事敗，旋赴天津，淹留北地，乃至兩月，常以不得死所爲恨，未幾還滬上。嘗謂欲復興亞洲，須興儒術，欲興儒術，須設立經科大學。十年寫書自給，求書者甚多。十一年，爲沈與李夫人成婚五十年，重諧花燭，沈攝朝衣朝服，以歐法寫小影。未幾患瘰癧，腹漲欲死，後心房跳動，聲微不可聞，十月初三日逝世。遜帝宣統頒二千元治喪，並賞「碩學孤忠」匾額一方。享年七十有三。沈著述宏富，性行狷潔，目工書畫，有類帖考法藏一勾，元經世大典西北輿地考，烏斯誌略廣

証，海日樓詩集，文集，寐叟題跋，鳴於集，寐叟乙卯稿諸書行世。沈弟會桐，字子封，以翰林而官廣東提學使，移雲南提法使，以國變起，未之官。學亞其兄，偶爲詩，殊似魏晉間人，民國十年，病歿於北京寓邸。（參看王遵常沈寐叟年譜初稿）